

嫁入客家家族之新住民生命史

張純瑋、李岱玟、陳韋如

臺灣客家家庭的越南美嬌娘

受訪者：鄧華蓮小姐

研究動機：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臺灣的外籍配偶以越南籍比例為最高，恰巧組員的親戚中，有位來自越南的外籍配偶，故想藉此機會了解其飄洋過海嫁來台灣，甚至進入到客家家庭後的生活及適應情況。

架構

越南原鄉生活背景	· 家庭背景 · 社經地位
嫁到臺灣的契機	· 對臺灣的瞭解 · 期待與設想的障礙
在臺灣的生活	· 現實情況(客家家庭)與越南生活的差異 · 適應情況
在臺灣帶入原生環境	· 食物、語言、價值觀.....
結論	· 再一次的選擇

越南的原鄉生活

華蓮來自於越南東南部的同奈省，她的奶奶和爸爸早期自中國大陸廣西省遷徙而來，因此身分證上註記的是為「華人」。據她口述表示，早期在中國大陸時家中從事農業，遷居至越南後仍舊務農，以種植咖啡、玉米及紅毛丹為主，生活環境較為困苦。

根據林喜珍《越南南部華人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以三個華人社群為例》研究指出，最早十七、十八世紀的明朝陳、楊兩將軍與鄭玖等三個華人移民勢力與當地人民合力，分別在同奈省邊和鎮、胡志明市嘉定城、堅江省河仙區進行拓荒建村設市。奠定了華人在越南南部長久與當地族群居住的基礎。二十世紀歷史變動讓更多中國南方人士屢次遷移到越南南方，造成當今越南華人的籍貫豐富多元現象。

近代華人移民歷史中，越南華人經歷至少兩次離散。一次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中國遷往越南南部而定居越南謀生，一次是1970年代末從越南南部再次出走尋找生機。留下來的華人，在新社會環境中重構其記憶而構成當今的越南華族族群。

在臺灣，對於客家人的界定，依據《客家基本法》第二條：

客家人：指具有客家血緣、客家淵源者，或熟悉客語、客家文化，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

華蓮表示她的奶奶和爸爸為客家人，而當我們順勢理所當然的將她界定為客家人時，她卻說自己應該算是華人，因為在身分證上註記的是「華人」。雖說華人總歸算是越南的其中一個大民族，但很顯然的她對在華人之下的分類-客家血統的自我意識和認同已相當薄弱，似乎呼應了前段所述，華人第二、三代對於新社會環境的重構記憶，進而對華人原鄉文化認同逐漸淡薄。

當初嫁到台灣的契機是由於現在的丈夫當時陪同朋友到越南娶親，而華蓮正是新娘的好友，因緣際會下兩人彼此認識，進而相知相惜，終於於西元2000年嫁入台灣。華蓮回憶道，當時越南正在熱播臺劇「星星知我心」，大家羨慕極了劇中的場景配置，讚嘆著臺灣真棒，家裡居然還能夠擺放沙發等先進的物件。在嫁來臺灣之前，從未到過臺灣，對它的一切樣貌及想像就從電視劇中得知，因此在她的認知裡，臺灣是個進步、先進、便利的國家，一心期待著來到臺灣展開新生活。甚至這樣的期待大過於進入一個陌生的國度，必須面對未知的人、事、物的障礙及憂慮。

台灣生活

華蓮的夫家位在桃園市平鎮區，是一個客家家族，使用的客語為四縣腔，從公婆至丈夫所從事的職業皆屬藍領階級。而婆家的生活習慣保有客家文化傳統特色，秉持著刻苦耐勞、崇尚節儉的「硬頸」精神。就像丈夫自結婚前買下的一輛車，直到現在華蓮嫁進夫家十五載，仍舊以那輛車代步，充分展現了客家人勤儉的節操。平時的三餐飲食並未會特意要吃客家菜，但年節時，餐桌上一定會出現幾道代表性的客家菜餚，如：白斬雞沾桔醬、客家小炒等，婚後並沒有和婆婆同住，但為照顧方便，前幾年將婆婆接至家中同住了。

將嫁到台灣來之前，華蓮除了聽過這個地方之外，對台灣一點認識也沒有，但透過台灣輸出至越南的連續劇，初步的建立起華蓮對台灣的想像，想著到了台灣後的生活將會比在越南的生活水準要好許多。

來到台灣後，比起越南屬於熱帶季風氣候，一年四季又濕又熱，市區交通混亂又吵雜，台灣便利又秩序的交通，和不會過熱過濕的氣候都讓華蓮感到滿意並適應良好，但生活適應上仍然存在著部分困難的地方需要克服，那便是語言和飲食的差異。

飲食上，傳統的台灣家常菜華蓮都還吃得慣，但台灣菜餚有時會使用一些香料增加香氣，如八角，或是傳統小吃，像是臭豆腐，這些食物的味道令初來乍到的華蓮難以接受，但經過15年的生活後，現在華蓮已經能夠適應、接受這些口味並變得喜愛這些料裡了。雖然對某些台灣菜餚吃得不習慣，但若單就客家菜這部分，她反到吃得習慣多了，據華蓮表示，她覺得和家鄉的口味有相似之處，但客家祭祀時常出現的菜包、艾草粿等，這類口感黏黏的米粿食品，則因為在家鄉並沒有吃過這種口感的食物，所以無法接受，但經過長時間在台灣的生活後現在也可以接受這些食物了。

華蓮在嫁入台灣前已經學會下廚煮菜，雖然會因為想念家鄉味而自願自的做越南菜，但丈夫終究吃不慣，因此她還是要學習煮台灣菜，而客家人的極具特色和著名的客家菜也是必須學習的料裡項目，而她的學習對象便是她的婆

婆，雖然沒有一起同住，但是每當逢年過節回到婆婆家時，做為媳婦，華蓮自然是需要進廚房幫忙婆婆，而在一旁幫忙備菜、料裡的過程中，在婆婆的指導下一點一點的學起的台灣家常菜和傳統客家菜的作法，現在華蓮學會的客家菜已相當多樣，如：客家小炒、梅干扣肉、福菜燜桂竹筍、鹹湯圓等等，現在與婆婆同住後也常常做婆婆愛吃的長年菜。客家菜餚中不可忽略的最具代表性的還有醃漬文化，將蔬菜或曬乾或醃漬使其可以保存許久，這樣代表客家族群的飲食文化也透過婆婆的教導傳承至華蓮身上，她也學會了如何製作蘿蔔乾。

嫁入客家家庭，華蓮生活中免不了要使用的語言便是國語和客語了，然而華蓮在來台灣之前不論是客語或是國語，是一句也不會說的，當然更不用提識字了。但嫁至台灣後，透過生活中，不論是在家或在公司頻繁的聽和使用下，才一句又一句的靠著自己的能力，從比手畫腳到慢慢理解，逐漸學會說國語，並漸漸的越說越順。但是中文字的讀寫就無法如此順利，即便在台灣生活了15年，還是看不太懂中文字，僅能看懂一些些簡單的字，因此，當需要購買生活必需品時，便靠著所認得的幾個中文字和透過商品包裝來辨認和購買。

雖然在日常生活中以使用國語為主，與丈夫溝通時也是使用國語，但身在客家家庭中，不免還是有需要用到客家話的時候。即便不需要與婆婆同住，但平常探訪、過年過節跟著丈夫回到婆婆家時，還是有需要和只會說客語的婆婆溝通，故學習客語是必要的。

華蓮為越南的客家華僑，但是身為移民第三代的她並不會講客家話，不過她所居住的村子以華人居多，當中又以客家人最多，所以村子中能聽到一些客家話，故華蓮還可以聽得懂越南客語。來到台灣接觸了四縣腔客語後，雖然她覺得越南客語和台灣的四縣腔滿相似的，不過，越南的客語和台灣的客語，兩者的腔調仍存在一些著差異，而即便她可以稍稍聽得懂一點客語，但對她來說，學習台灣的客語未必比較容易，而且，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還是使用國語居多，故就她而言，常用的國語還是比客語來得好學。

而客語也是她在生活環境中，慢慢學習、累積而學會使用的，現在她不論

是國語還是客語都運用熟練，隨著近年婆婆搬入同住，常常要與婆婆溝通，華蓮生活中使用客語的比例也提高了。

像華蓮一樣雖身為客家華僑後代但卻不會說客家話的華人其實在越南非常的多。林喜珍《越南南部華人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以三個華人社群為例》提到，經過漫長的定居，越南南部的華人呈現不同程度的語言適應，而明顯的改變趨勢是越南語話。其母語認同與語言使用習慣逐漸從方言轉成越南語；方言的重要性及使用範圍明顯縮小，甚至有衰弱的趨勢。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華僑，在生活中常用的語言已不在是方言而是越南語，方言也僅存在與長輩溝通時，但若不與長輩同住或是長輩已不在，那麼可能對於方言是完全不熟悉。

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越南，其文化特徵與東亞民族非常接近，是東亞文化圈的一部分，故慶祝的節日慶典不少也都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如：農曆年、中秋節，由於是華人家族，雖然也有受到越南文化影響但仍保有一些中國的傳統慶祝方式。以過農曆年為例，過年時在越南會吃四方型粽子，但家裡也會自製年糕、貼春貼。因此節慶和習俗與相差不遠台灣，所以這部分並未造成華蓮適應上的困難。

在越南也很重視祭拜祖先這件事，家中會設置祖先的牌位，祭祖的次數滿頻繁的，祭拜的時間跟台灣也差不多，像是過年、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和中元節都是需要祭拜祖先的，祭祀時需要準備的供品有雞、豬肉和蛋，據華蓮的說法，祭祀時都是男生才參加，女生是不會參與祭祀過程的，不過他們家的作法則是會請師父到家中進行祭祀活動。因此，嫁到台灣後對祭祖這是滿習慣的，但客家人有屬於自己的傳統。

客家民族是一個相當注重倫理親情的族群，對祖先的祭祀相當重視，其的目在感懷先人，惕勗自己，要奮地繼承祖業，不可使自己的言行不正而使上代祖先蒙羞，愧對先人。而客家人掃墓時傳統攜帶的祭品有三牲醴、發粿、墓頭紙、香燭、金銀紙和爆竹等，牲醴要用全雞，不可用扁嘴的鴨或鵝，要有發粿，或艾粿、紅粿。華蓮的夫家掃墓時需要準備的東西也差不多都是這些，但她較少會負責準備，因為婆婆本身便相當重視這件事，都還是會自己親自採買

準備，但華蓮都還是會隨著丈夫一同到家族祠堂祭拜，久而久之的注意著，她也大概知道家族祭祖時應該準備哪些供品。

越南菜與越南話

華蓮從2000年嫁來台灣也過了十幾個年頭。沒有哪個嫁出去的女兒不會想家，何況是一個遠從越南嫁來異國的女兒，面對一切與家鄉不同的台灣，想念格外的深刻。在想念越南的時候，華蓮會做越南料理來撫慰想家的心情，雖然丈夫和兒子對於越南菜不怎麼捧場，但是酸辣湯似乎很對丈夫的口味。後來慢慢能適應台灣的生活，加上丈夫與兒子對越南菜接受度也不高，華蓮也越來越少做越南菜了。

華蓮嫁到台灣後，要生活下去就必須學習新語言，她努力的學習說國語、學習看字，雖然現在閱讀對她來說還是有點吃力，但也就這樣慢慢的摸索，慢慢的學會說國語。在家裡華蓮是說國語，與丈夫兒子溝通也是使用國語，因為丈夫與兒子都不會說越南話，而兒子從小就是用國語溝通，所以並不會說越南話。

跨國婚姻下的問題-孩子的語言教育，孩子是否能成為雙語人？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陳君《跨國婚姻和語言的初步研究 -比較台南市日籍和東南亞籍配偶家庭》提到，影響第二代是否成為雙語人的關鍵原因是目標語言在家庭或是社會中所佔有的相對的地位，左右雙親對於其第二代的語言教育態，選擇性的傳承語言。東南亞籍配偶在母語傳承上，普遍認為國語為首要學習語言（因為生活上會用），母語可以等到想學再學，但往往錯過學習的黃金時間。很大原因是在台灣社會中，東南亞語言屬於低位階語言，外籍配偶就可能認為孩子沒有必要或價值去學習。

華蓮嫁來台灣後，所有的東西都須從頭學起，來適應台灣的生活。但另一方面，越南的部分有意無意地被隱藏了起來，或許是忙著適應台灣生活，也可能是因為身為一個嫁進來的媳婦，跟從夫家文化而隱藏。但華蓮其實一直都很想要將越南分享給丈夫及兒子，等到他們想要學習的那天，她會很樂意且很開心的把所有的一切都教給他們，一起認識她的故鄉-越南。

結論

從訪談華蓮的過程中，可以看見外籍配偶嫁到台灣後面對一切陌生環境所做的感變，無論是生活上的適應，或是心靈上的調適都是需獨自一人努力。華蓮是越南華人，因此在適應台灣的生活上並沒有遇到太大的阻礙，另外祖先為客家人，所以對於學習客家話上阻礙又稍微小了一點。但是每個外籍新娘都剛好這麼幸運能快速地適應台灣生活嗎？

「如果再給你一次選擇，你會選擇來台灣嗎？」華蓮回答會，因為台灣很方便，人也都很好。就算與原鄉的生活不同，畢竟嫁進台灣也已經10多年了，也已經習慣這裡的生活與環境了。

資料參考

林喜珍（2015）。越南南部華人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以三個華人社群為例（學位論文）。取自臺灣碩博士論文系統。

陳麗君（2007年10月）。跨國婚姻和語言的初步研究 -比較台南市日籍和東南亞籍配偶家庭。「跨領域對談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成功大學。

客家飲食文化 陳秀琪整理

中華民國客家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akka Affairs Council

<http://www.hakka.gov.tw/>

<http://www.backpackers.com.tw/forum/showthread.php?t=10078&page=3>